

# 人们该不该把勤俭作为一种美德

10

热点关注



滕朝阳 著  
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。然而,太多的自以为是,太多的似是而非,太多的跟风盲从,使很多为人父母者至今未能成为这一理念的自觉践行者。著名教育专栏作家滕朝阳用实际的育儿经验告诉年轻的家长们,家庭教育是成长无可替代的奠基,而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于子女成长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他反思管理孩子的经验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,并上升到教育理论,从中发现很多有益的经验,对家庭教育很有帮助。

## [上期回顾]

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,如果父亲形神俱不在场,于孩子是一种影响的缺失,于父亲则是一种责任的缺失。

现在的孩子,在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上,和父母一辈大不相同。他们收入不高,消费却不低,每个月都成为“潇洒”的“月光族”。也有不少为了追求时尚,不惜用收入的40%购买奢侈品,寅吃卯粮,入不敷出。有的大学刚毕业,就要买大房子、开好车子,却又抱怨成了“房奴”“车奴”。还有的工作嫌累,薪水嫌低,干脆不出去工作,“吃住都在家里,先过段舒坦日子,以后再想想出路。”看上去是休养生息,但薪水高、福利好、有成就感的工作,哪那么容易找?很可能的是,身子骨养懒了,眼更高手更低了,“啃老”的“舒坦日子”越过越“舒坦”,看不到尽头了。一位家长这样形容大学毕业的女儿:“一直无业,二老啃光,三餐饱食,四肢无力,五官端正,六亲不认,七分任性,八方逍遥,九(久)坐不动,十分无用。”

年轻人成了“啃老族”,大约也是一种时代风气,因为据说在国外,这样的青年也不少。但今天的孩子会不会成为未来的“啃老族”,虽不免于风气影响,却也取决于家庭教育。孩子从小娇生惯养,不知生活的艰辛,没有责任意识,长大后成为“啃老族”的可能性就大。所以说,孩子日后能不能自立于社会,从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就可以看出端倪。

从前我回老家过年,大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,父亲总和我们“忆苦思甜”。但我那时候年轻,听得多了,就不免有些腻烦,说如果还要我们遭那样的罪,时代也就无所谓进步了。不过,腻烦归腻烦,生活的拮据和人生的不易,却也是从小就感受到的。长大后,我做事比较勤快、肯吃苦,生活上也不太讲究,更不胡乱花钱,很可能与成长的环境有些关系。

有人认为,家境不太好的孩子,

一般能养成吃苦耐劳、勤俭节约的精神,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。我上大学的那些年,每年寒暑假回家,都无一例外地要下地干活,和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。但同村同样读大学的伙伴就很少像我这样,他们的父母大约是把他们当“秀才”养的,担心他们在学校里“坐死了”,干农活吃不消。相似的家庭条件,对待孩子就是有如此的不同。从那时起,我就认为,并不只有家庭富裕的孩子才会娇生惯养,穷人家的孩子也有可能。这就叫未富先惰、未富先奢。

“啃老”的对立面无疑是勤俭。论起勤俭来,如今城里的孩子,大约都比不上他们的父母。看一些报道,则二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方面也不及他们的父母。说不好这是不是一种趋向,但我总认为这和人们把勤俭作为一种美德有关。在我看来,勤俭并不是一种美德,只是一个人不可缺少的品质。见义勇为、乐于助人可以成为美德,勤俭则不是。一个人身上有没有美德并不关乎要害,若失掉了勤俭的品质,则会从物质到精神逐渐走向腐败沉沦。如果勤俭是一种美德,那么就不会成为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前提。也许可以说,只有和未富先惰、未富先奢的现象放在一起,勤俭才具有道德意义。勤俭不是一种美德,但不勤俭则一定沦为劣败。只要看一看那些心安理得的“啃老族”,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。

勤和俭,往往是连在一起的。一个节俭的人,一般不会懒惰;而一个勤劳的人,一般也较少有奢侈倾向。但勤俭作为一种品质,也不是与生俱来的,而需要养成。如果家长认为勤俭是美德,那么在教育子女之时,勤俭就会变得无足轻重,只能等到孩子加入“啃老”的行列才后悔不迭。更要命的是,当今社会氛围不利

于培养勤俭的品质,相反倒易于形成追逐浮华奢靡的攀比。官员大手大脚花费公款,富豪一掷千金炫耀性消费,金融机构倡导超前消费方式,都在和勤俭取向唱反调。连储蓄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观念,在今天也发生了动摇。

储蓄过时了吗?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:储蓄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一定的储蓄,我们的很多计划都将毫无意义。机会存在于各处,但只提供给那些手有余钱的人,或是那些已经养成储蓄习惯的年轻人。不必说抓住机会,就是应付不时之需,也不能没有基于节俭的储蓄,除非他或他的家庭永远不会有高山高水低。照这样看,则节俭和储蓄,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,也承载着居安思危的文化传统。

孩子勤俭品质的养成,自然不能眼睛只向外,一味抱怨社会。问题在于,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,要他们形成勤俭习惯着实有些不易。让孩子退回到我们以及我们父辈所处的时代环境,既办不到,也无必要。“苦不苦,想想长征二万五”,于品质的养成,至多也只是有“想象”功能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无所作为,若不想孩子以后来“啃”自己,那么从小就不能“惯”孩子,从小就要从日常生活着眼于涵养孩子的勤俭精神。

孩子能不能养成勤俭的品质,其实和家长的思想行为有密切关系,只是家长未必能意识到这一点而已。小孩子自然谈不上有多强的劳动能力,好逸恶劳却是人性的弱点,因此,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,不仅可能而且应该。

有的学校宣扬孝道,给小学生布置帮妈妈洗一次脚的家庭作业,但有的孩子回到家里,帮妈妈洗脚的水,却要妈妈准备好,这真是莫大

的讽刺。倘若孩子能帮忙做点家务,那么适当给予物质奖励也是应该的,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做家务是小孩子应尽的义务。但不少家长并不重视孩子做家务,甚至也不要求孩子学习处理自己的事务,只要学习好就一切皆好,所谓一俊遮百丑,这就大大减少了锻炼培养孩子的机会。

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一切环节,也可以成为施以教育的所在,关键在于家长取什么态度、怀何种观念。如果家长无条件地满足孩子吃好、穿好、玩好的要求,那就为孩子以后埋下了“啃老”的根苗。我也不太理解,即使家庭离学校不太远,一些家长送孩子上学也非开车不可,更不要说开的是公车。在孩子与孩子的交往中,比如过生日互相宴请,家长之间的攀比无疑会助长孩子的虚荣心。而当孩子积累了一些零花钱、压岁钱后,指导孩子如何使用也并非不言自明。教孩子理财固然好,但至少也不应由孩子胡乱消费。

改革开放后,一部分人富起来了,但再富,能比泰国前总理他信更有钱吗?他说:“即使在亿万富翁家里,年轻一代也必须知道金钱来源于努力工作。”而他的女儿就曾在麦当劳打钟点工,每小时挣0.6美元。所以我坚持认为,勤俭品质的有无,与家境没有必然联系,而与家庭教育大有关系。看到现在一些“啃老族”不工作、不努力工作,却频频出入饭店、上网冲浪、结伴出游,就觉得非常奇怪。他们凭什么这样而不感到脸红呢?即使穿上“啃老族”的现代时装,也改变了寄生虫的本质。那些“被啃”的父母,或许不明白孩子身上为什么看不到一丝勤俭的影子,却一定会赞成我此刻的观点:勤俭不是一种美德,而是一个人的脊梁。

# 第一次主持春晚的服装是自备的

8

名人传记



朱军 著  
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朱军首次披露自己数年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台前幕后,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。朱军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“零点时刻”:荣光时、黯然时、欢歌时、悲泣时……每一时刻的感悟,都使他的生命愈加厚重。

在书里,朱军将告诉我们,他是怎样突出重围,战胜对手,成为央视晚会的当家主持?他和范曾、赵本山、周涛、董卿、冯巩等人的情谊,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……

## [上期回顾]

我终于获得了上春晚的机会,机会来得如此之快,让我都有些不适应,直到亲眼看到赵忠祥和程前,我才确信自己终于来到了春晚身边。

春晚排练进行的同时,另外一件伤神的事就是准备服装,台里只负责舞蹈演员的服装,其余像主持人、独唱演员的服装都得自备,而且也不负责报销服装费。

1996年,我月薪700元,来北京闯荡这几年,我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,梅梅又在读书,以那时候的经济条件,想做两套上得了台面的衣服谈何容易。有知情朋友见我发愁,就给我支招:“我认识一个朋友,他的弟媳是开服装厂的,我们可以去她那儿看看。”于是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服装厂老板的大舅哥,在这位大舅哥的带领下,我和梅梅来到了一家小作坊似的服装加工厂,老板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士,看到我们非常热情,听说我来定做主持春晚的服装,她表示无条件支持。梅梅是个追求完美的人,虽然我们手头的钱并不宽裕,但她还是力求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,为我做高标准的服装。我一边听梅梅跟他们聊着服装的款式、颜色、面料,一边心里打鼓,这得多少钱?等到服装所有细节问题都谈妥了,我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:“咱们的费用问题怎么算?”老板很热情地说:“还谈什么费用啊,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就可以了!”我一想,这怎么行,人家平时做的都是生活装,我们做的是礼服型的舞台装,连布料都得重新去买,这怎么好意思!我说:“怎么着您也得留个本钱啊!”她爽朗地笑着说:“行了,别提钱的事了,就当咱们交个朋友吧!”

主持的礼服算是有朋友赞助了,但还缺一件中式长袍,因为晚会中间我还得和程前说一段串场相声。说相声我倒是不怕,之前在部队的时候没少说,但在春晚这么大的舞台上说相声,我还是觉得心里不

踏实。于是,我想到了许秀林老师,他是我的智囊团和加油站。得知我要主持春晚,还要在春晚上演相声,许老师兴奋极了,一个劲儿地嘱咐我:“一定要好好干,要拿出当年咱们干活时候的那种状态。”听到许老师热情的鼓励,我不禁眼中一热,从做人到从艺,许老师亲授我很多可以受用一生的道理。他曾经告诉我,现场乱的时候要小声说话,现场静的时候要大声嚷嚷,后来我真试过,现场没人听我说,我就后退半米,压低声音,马上就安静了。“有些话我以前对你说过,还想再说一下,小晚会要当大晚会去做,大晚会要当小晚会去做。不能因为春晚大了,就觉得自己小了。在舞台上不要耍机灵,要真心和你的搭档交流,和观众交流,台上演火了,溜着墙根走,要是演砸了,要大声问有夜宵吗……”听着电话里许老师熟悉的声音,我顿时觉得安心多了。我说:“您放心吧,我都记住了。”

最后我上台穿的那件长袍,还是许老师帮我向北京军区一位说相声的同行借的。记着许老师的嘱咐,我每天都用心排练。“春晚可不是咱们撒野的地方。”那些天,我的耳边时时回响着这样一句话。这是那位名冠西北的著名笑星、我在“兰战”时的副团长张保和说的,他曾三次参加春晚节目的选拔,但三次都和春晚擦肩而过。前两次节目在腊月二十三、四被拿下,第三次更惨,节目在腊月二十八被拿下。记得第三次冲击春晚时,他又早早去了北京做准备,家里只剩下爱人和女儿。我想,眼看就要过年了,不管是置办年货,还是换液化气都需要一个干力气活的,就决定去他家看看,到了年三十,我上相声搭档陈立伟敲开了张保和家的门。他爱人给我们开

的门,我说:“嫂子,张团不在家,我们来看看过年了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。”忽然屋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:“不用了,我回来了。”我们俩吓了一跳,嫂子苦笑着把我们让进了门,看见张保和“神奇”地出现在家里,我们几乎齐声问道:“张副,您怎么回来了?”只见他一脸无奈:“春晚可不是咱们撒野的地方,最后一次审查又被拿下了。”不但没有帮上忙,还在人家本来就受伤的心上,又浇了盐水。也许是张保和的话给我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,也许是春晚太让我瞩目,首次参与春晚的我越临近春晚,越有些战战兢兢。

直到年三十的下午,我想这下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了,再不给家里打电话,父母该担心了。“爸,我今天就不回去了,我初一再回去。”“怎么了?”我连忙解释说:“您别担心,没事,今天晚上看电视吧,春节联欢晚会有我主持,您注意看,也告诉我妈。”他说:“好。”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的声音永远像单簧管的低音一样沉郁平静,不管我们几个孩子取得了成绩还是闯了祸,他从来都不会一惊一乍,永远保持着一份淡定、一份从容。

与父亲的从容不同,距离晚上8点的直播还有4个小时,我就早早地赶到了台里,心里既盼着赶紧直播,又害怕直播的到来。倒计时还剩一个小时,我开始静默,脑子里一遍遍地过词,琢磨台上会是怎么个状态,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候开始紧张,还剩下十分钟的时候开始兴奋,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,片头一出,几近血脉贲张。在开场歌舞《大团圆》热闹欢快的旋律中,我和程前、周涛、亚宁一起走上了舞台,我站在程前和周涛中间,趁着程前说开场白的时间定了定神,在他一声热情洋溢的“亲

爱的观众朋友们”之后,我附和着大家情绪饱满地问道:“晚上好!”“这里是北京中央电视台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!”这一刻,我才终于信了——我真的登上了春晚的舞台。

“朋友们,过去的一年是团结的一年!”这是我在那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说出的第一句独立的主持词,铿锵有力,掷地有声,就像一路走来的跬音,步步扎实,问心无愧。脚下的这一步走好了,那就是家喻户晓;如果走错了,也会人尽皆知,而且以后的路会举步维艰。我深知这个舞台既不会埋没你的才能,也不会放过你的缺点,如果第一次就搞砸了,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于是,我对自己没有太多的要求,只是心里反复说:别出错,别出错你就成了。

第一次亮相春晚,除了主持,我又拿起了自己的老本行,和程前合说了一段相声,为这台大晚会泥了一回缝儿。这个相声是为我们俩量身定做的,也是袁德旺老师的创意。程前来央视之前在广东电视台主持,所以他在相声里说一口“广东普通话”,而我则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

当天,我们穿着长袍一出场,就赢得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掌声,或许不是因为我们的表演有多出色,只是观众对专业演员和对主持人的期望值不同。我和程前的每一句话话音未落,掌声就立即淹没了我们。表演完毕,我们竟然得到了姜昆老师的赞赏:“你们哥儿俩这段挺好的。”

得到业界奋斗的赞赏不易,得到父亲的夸奖难上加难。从那以后,每年初一,我都要接受一群特殊观众的当面点评,他们最宽容也最挑剔。